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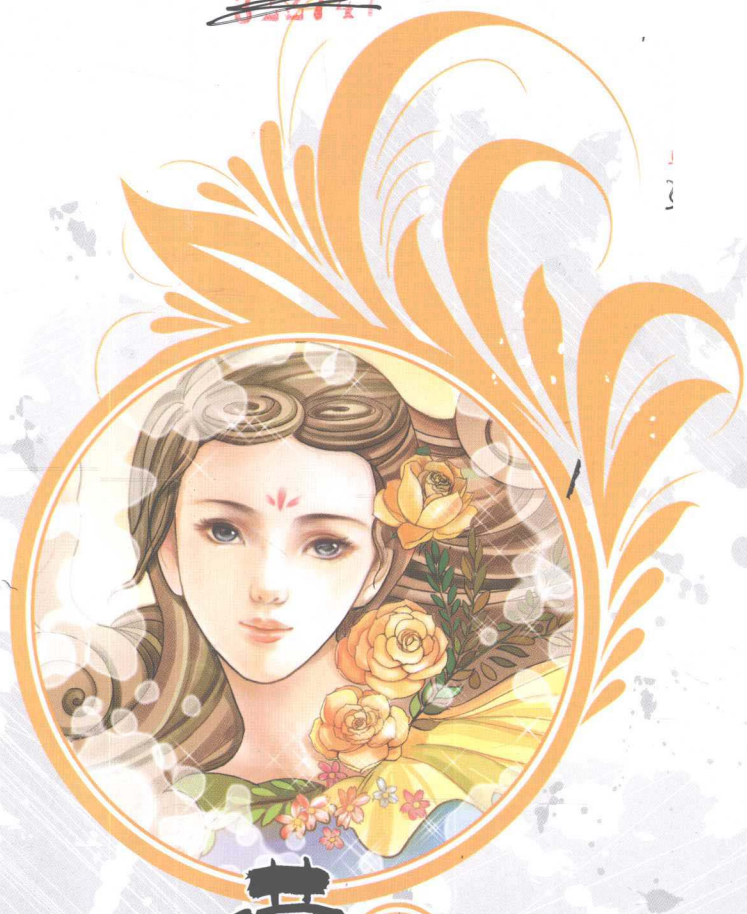


莫愁公主 2

冰痕 著

假如爱有天意，
百转千回可是你？
《莫愁公主1》火热大卖
《莫愁公主2》瞩目上市
你不可错过的饕餮盛宴

322717



貴秋公主

2

冰痕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愁公主 .2/ 冰痕著 .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1120-566-4

I . 莫… II . 冰…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7610 号

莫愁公主 2

作 者: 冰痕

总 策 划: 周艺文 简以宁

文字统筹: 谢阜康 马 艳

责任编辑: 蒋惠敏

责任校对: 叶思源

封面设计: 毛毛雨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内芯设计: 彭意明 杨 凡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邮 编: 515063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电 话: 0754-2903126

经 销: 湖南天舟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 张: 18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ISBN 978-7-81120-566-4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邮编: 510075

电话 / 020-37613848 传真 / 020-3763705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韦臻正如痴如醉间，

乐声却嘎然而止，莫愁纤足一点，双袖一展，

恰如一只极大的美丽蝴蝶，掠过水面，翩翩落在韦臻前三尺处，轻盈拜下。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卷 Volume 3

一一五 善后	001
一一六 题诗	003
一一七 欠债	005
一一八 启蒙	008
一一九 怀春	010
一二〇 审案	013
一二一 煲羹	017
一二二 生隙	020
一二三 食色	023
一二四 招蜂	026
一二五 囚鸟	028
一二六 罢筵	031
一二七 索礼	034
一二八 约法	037
一二九 矫诏	039
一三〇 赏月	041
一三一 封妃	044

第四卷 Volume 4

一三二 摹真	048
一三三 选秀	051
一三四 庆生	054
一三五 凌波	056
一三六 犯禁	060
一三七 乐祸	062
一三八 吹笛	065
一三九 为难	067
一四〇 爽约	069
一四一 觅物	071
一四二 迎客	074
一四三 搭桥	077
一四四 释权	080
一四五 离笼	083
一四六 会面	086
一四七 守信	089

一四八 存疑	091
一四九 延医	094
一五〇 游园	097
一五一 赴宴	100
一五二 解意	104
一五三 历冬	107
一五四 预警	110
一五五 分袂	113
一五六 浇油	116
一五七 嚙香	118
一五八 栽赃	121
一五九 逞威	124
一六〇 织网	127
一六一 蒙冤	130
一六二 赐死	133

第五卷 **Volume 5**

一六三 葬花	137
一六四 疗伤	140
一六五 助力	142
一六六 识人	145
一六七 辞行	149
一六八 话别	152
一六九 驰家	154
一七〇 丧父	158
一七一 对影	161
一七二 孕子	164
一七三 闯墙	166
一七四 捕蝉	170
一七五 揭皮	173
一七六 萦旧	176
一七七 觉非	179
一七八 食果	183
一七九 掘墓	186
一八〇 锄奸	190
一八一 戴孝	192
一八二 展眉	195
一八三 谒陵	197
一八四 经年	200
一八五 慰兄	202

一八六 寄望	205
一八七 惜棠	208
一八八 焚裳	211
一八九 溯因	214

第六卷 Volume 6

一九〇 图治	218
一九一 炫技	222
一九二 飞针	225
一九三 挂帆	228
一九四 遣使	230
一九五 起兵	233
一九六 传捷	237
一九七 呕血	240
一九八 明志	242
一九九 访址	245
二〇〇 运筹	248
二〇一 请纓	250
二〇二 决胜	253
二〇三 谋刺	255
二〇四 倚剑	258
二〇五 折戟	261
二〇六 挟质	264
二〇七 抒难	268
二〇八 拦路	271
二〇九 铸怨	274
二一〇 制毒	277
二一一 舍身	279

一一五 善后

莫愁候了半晌，见韦臻望着她含笑不言，温和的目光中却似有难以捉摸的神色变幻，莫愁略略发窘，提醒道：“奴婢恭聆皇上训示。”

韦臻方微笑道：“今儿你先回闭月苑去休息，过两日伤势无碍了，便到御书房来当值。”顿一顿又道：“伤药朕会令人送去闭月苑，你记得让人按时为你换药，朕再找个太医去给你瞧瞧，莫到夜里又生病发烧。”

莫愁规规矩矩道：“谢皇上关怀。”想到又要喝药，莫愁不由愁眉苦脸，但心下感激韦臻思虑周到，虽是例行公事，仍说得诚心诚意。

韦臻道：“没旁的事，你就下去吧！”

莫愁却不告退，犹豫着启齿：“奴婢还有一件事……求皇上……”

“什么事？”韦臻道。

“皇上，昨天那个罗霸王……”莫愁想请他出面帮助蕊雪和李昊，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游说。

“罗霸王？”韦臻一时未明白过来是谁，忽记起是追杀莫愁那人，“哼，什么罗霸王？他敢欺负到你头上，是活得不耐烦了，他连同手下爪牙都已抓获归案，朕自当严惩，你不用操心。”韦臻怒道。

莫愁摇头道：“奴婢说的不是他，奴婢有皇上撑腰，当然不怕他。奴婢是担心昨天晚上从他手里逃走的蕊雪姑娘，不知脱险没有？弄不好彩云阁再把她抓回去，可就太惨了。皇上……皇上能不能帮她赎身？”

韦臻闻言登时不悦，道：“朕还以为什么事？你怎么老惦记着那烟花女子，珍珠还没取回来，你又要朕去帮她赎身？当真是得寸进尺，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莫愁却坚持不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管她是不是烟花女子，奴婢既然遇到了就不能袖手旁观。”

韦臻冷笑道：“看不出莫愁你还是古道热肠的侠女，只不过依朕看，不是拔刀相助，是飞蛾扑火罢了。”

“你……”莫愁面红耳赤，一时气结，撇撇嘴道：“随皇上怎么说，反正珍珠也当了，脸面也丢了，如果连蕊雪都没救出来，奴婢倒是无所谓，就是不知京城里会怎么议论皇上！”

她这句话倒提醒了韦臻，昨夜自己当众现身，救下了莫愁。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



不了两日，朕的宫人女扮男装去逛窑子的事必定会传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可恶！这莫愁还真会给自己惹事！韦臻紧紧地攥了拳，沉然道：“你说得也是，事关皇家颜面，这彩云阁朕也不能容它再开下去了！至于你说的那个蕊雪，彩云阁没了，她去哪里朕不管。倒是那几个举子，行为不检，这科举中第之事就不用想了。”

莫愁心道，不中就不中，要是我，才不稀罕给你当官，只是高贤、李昊他们几个，十年寒窗苦读，一心想着一朝高中，施展抱负，光耀门楣，虽然迂腐得厉害，也有几分真才实学，要是被自己连累了，倒也不值。但见韦臻仍是满脸怒气，莫愁不好多说。

莫愁正要告退，忽又想起一事，道：“皇上出巡时曾给闭月苑下了禁足令，青岚姐姐她们还不能出来呢！”韦臻方记起还有禁足令这回事，便令两名黄门随莫愁去传口谕，又令赏赐闭月苑中诸人。莫愁行礼退下，回身走了两步，韦臻见她步履艰难，心念一动，唤李公公来，令用软舆送莫愁回去。

莫愁一路上如坐针毡，总算进了闭月苑门口，太监扶着她下了软舆。青岚见莫愁一日一夜未归，猜她多半是因宫外胡闹被皇上罚了，正忐忑不安，听莫愁回来了，忙迎出来。黄门传了口谕，撤了禁足令，宣了赏赐，青岚谢恩。待人走了，青岚扶莫愁进了内室，莫愁挣扎站着不肯坐下，青岚估计她是挨了打，遂帮她除了外衣，扶到床上趴着，让小福子去御膳房问膳，又给莫愁倒了杯茶水喝了，这才在床边坐下，悄声问道：“昨天晚上没事吧？”

莫愁没好气地嚷：“没事！没好事！”

青岚语气关切：“皇上又打你了？”

莫愁郁郁地道：“说了是去负荆请罪，你以为戏台子上做样子呢！”

青岚拿绢子掩了口，眨眨眼睛，笑道：“皇上既然罚了你，怎么又把你留在宫里这么久？是不是……是不是留你侍寝了？”

莫愁悲叹道：“姐姐还笑，一点也不可怜我……先挨打，后侍寝，昨天一晚上差点要了我半条命，现在浑身骨头都在痛呢！幸亏皇上给上了药，不然我站都站不起来。”

青岚益发笑得暧昧，两只眼睛弯成了两条狭长的细缝：“这你不懂吗？打是亲，骂是爱，要是换了别人，皇上早送到官正司，由着那帮奴才折磨了，怎会劳他亲自教训？莫愁妹妹，皇上这样疼你，以后你的好日子可长着呢！”

好日子长着？伴君如伴虎，我看是苦日子长着了，莫愁本想反驳青岚，想到自己三番五次地连累了她，心里过意不去，便不再说话。青岚忽奇道：“咦？怎么刚才你穿的是七

品典记的宫服？皇上召幸了你，没封你宫中主位么？”

莫愁满不在乎地道：“皇上曾说要封我婕妤来着，我没要，后来他就任命我当这个芝麻绿豆的典记，到御书房侍候他，和姐姐以前干的活一样。”

青岚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惊诧莫名的眼神似看到了个怪物：“皇上封你婕妤，你竟然不要？你……现在宫里皇后、皇贵妃空缺，除了从一品的德妃娘娘，徐充容、李淑仪、陈芳林几位从二品娘娘，便是正三品的婕妤最尊贵了，你竟然抗旨？皇上这样待你，可是天大的恩宠，换了旁人，不知高兴成什么样子！你的小脑袋里在想什么啊？”

莫愁满腹委屈，分辩道：“皇上当时一句玩笑，我又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再说了，婕妤未见有多了不得，我还不想天天去侍寝呢，他那么凶……”

青岚听了更是讶异得合不拢嘴，道：“你是说……皇上要你天天去侍寝？”

莫愁无奈地点点头：“皇上似乎是有这个意思……不过，他让我先回来休息，过两日也许就忘了吧？”

青岚越听越奇，差点惊呼出声：“天哪，皇上要你天天侍寝，你还不愿意？”半晌方从震惊中恢复，正色对莫愁道：“这真是天大的造化，你可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啊！”青岚扳着指头，一个个如数家珍：“这皇宫里头，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位地位尊贵的娘娘，还有两位婕妤娘娘，四位美人，十来位才人、贵人，下面的宝林、御女就更多了。我进宫好几年，对宫里的情况也算熟悉，皇上向来不特别恩宠哪位娘娘，就算皇上宠幸喜欢的，一个月也不过召上三五回，要是皇上不喜欢的，一年半载也见不到皇上一面呢！你还嫌皇上凶，你不知道多少人为了见圣上一面，费了无数的心思力气？你不愿意服侍皇上，人家求还求不来啊！这种话，你没当着皇上的面说吧？”

莫愁听得似懂非懂，只摇摇头道：“我哪敢说？”但听说韦臻有那么多待宠的嫔妃，想到自己终究免不了成为其中的一名，终生承他鼻息，看人脸色，就算地位尊贵如德妃，亦不能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纵锦衣玉食，又有什么快活的？一时莫愁只觉前路茫茫，说不出地郁闷。

一一六 题诗

说话间，已到晚膳时分，青岚服侍她穿衣起床用膳。韦臻解除了禁令，闭月苑的膳食依制恢复，莫愁便按正七品的供奉。莫愁从早膳后到现在又快饿了一天，但她心事重重，想到以后宫里的生活，漫长日子怎样捱得到头？一顿饭吃得食不甘味。一旁青岚问她宫外



的情况，莫愁也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应付。

膳后，莫愁趁人不备，翻出昨日压在被褥下的宝贝钱袋，里面剩下的一点银票暂时压在妆奁盒子最里面一层，短笛塞在放文房四宝的抽屉里，和几管毛笔混在一起，倒不显眼。那枚要命的诈死药丸却无处可藏。莫愁急得团团转，忽然看到挂在床尾帐下的那个骷髅头香袋，有了！就藏在这香袋里，每天贴身带着，谁也拿不去，何况这骷髅头香袋，旁人瞧都不愿瞧一眼，更不会有人疑心，最是妥当。莫愁藏好药丸，又找了些香料混在袋中，自觉是万无一失。

第二日韦臻一大早便去上朝，文武百官见皇帝终于痊愈露面，除了问安，亦积累了许多大小事务禀奏，韦臻直忙到近午方才散朝。回到乾元宫用午膳时，见面前的菜肴中有盘酒酿虾仁，韦臻尝了一口，忽想起在泰州醉月楼莫愁曾说过她喜欢这道菜，便命人取下，又另选了几样可口的菜肴一并给莫愁送去。

御膳送到时，莫愁也正和青岚、知晴、知雨等几个女孩子一同用膳。两名御膳房的太监端着菜肴进来，道：“皇上有旨，赐酒酿虾仁一品，香熏鹌鹑一品，八宝豆腐一品，莼菜羹一品，典记请用，不必谢恩。”

莫愁听说不必谢恩，嘻嘻一笑，算他知道我受了伤再跪不得。却去抽屉里拿了些银子分别塞给那两名太监，那两名太监推辞一番，还是收下了，其中老成点的那名太监道：“娘娘真是体恤下人的主子，以后娘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奴才。”

莫愁打断道：“你们别搞错了，我不过是个七品的芝麻女官，可不是什么娘娘。”

那人满脸堆笑道：“主子虽不是娘娘，可不知比多少娘娘更尊贵呢！”说完恭恭敬敬行礼退下。

莫愁见那盘酒酿虾仁白里透红，色泽诱人，迫不及待夹了一筷尝了，赞道：“味道不错，好像比醉月楼里的还好吃那么一点点。”

青岚笑问：“醉月楼是哪里？”

莫愁得意地道：“这次陪皇上出去，他请我去泰州最好的酒楼醉月楼大吃了一顿。”说到这里，忽想起答应韦臻不讲他的出丑之事，自己那天也大摆乌龙，够丢人的，便住了口不言，却暗道，当时我大概说过爱吃这道菜，随口的一句话，他倒还记得。莫愁莞尔一笑，心头既是惊讶，又有些甜蜜的欢欣。

青岚见她笑而不言，推了她一下：“看你乐的，发什么呆啊？”

莫愁回过神，颊上微红，笑道：“我想总算时来运转了，上回皇上赏赐是送了只画上

的鸡腿，只可远观而不可入口焉，这回可算能下箸了。”莫愁还亲自拿了些分给外面做粗活的小福子，小福子感谢不尽，莫愁道：“谢什么呢？饮水不忘挖井人，现在有人来送好吃的不稀奇，当初我饿得两眼发绿的时候，可亏了你雪中送炭。”

御书房所在的明心殿离乾元宫不远，是韦臻朝后批阅奏折，临时接见大臣之处。韦臻正襟危坐，一份份拣来批阅，但总是心神不宁，时而望向窗外的金桂丹枫，时而低头微笑若有所思。韦臻第三次呆呆出神时，旁边侍立的宫女彤云小心翼翼上前询问：“皇上，要不要换盏提神的雪露茶来？”韦臻不置可否地唔了一声，彤云转身去沏茶，韦臻忽见案上还搁着那片红叶，心念一动，拿过一支小楷湖笔，蘸了浓墨，便在那片红叶上题了两句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写完却想，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今虽是夸张，但今天只一日未见她，自己心里却为何颇不自在？不知她伤好了没有，还要躺几日？什么时候才能来书房当值？

忽听彤云道：“皇上请用茶。”韦臻醒过来，自嘲一笑，信手将红叶夹在案旁一本书中，自己嫖妾无数，怎的还和情窦初开的少年一般？一味儿女情长，绝不该是一国君王所为，如此失态，怕是连身旁的宫女都在笑话了。

韦臻呷了一口清凉的雪露茶，摒开绮思杂念，专心凝神，俯首于如山文牒中。直到傍晚时分，韦臻在御书房用过晚膳，昨日派去处理彩云阁的心腹来回话，已命人化名为甄公子以十万两银子的价钱将彩云阁买下，将楼里的鸨母和姑娘全都赶走，那串珍珠也找回来了。韦臻收下珍珠，却又想到莫愁，便令人去闭月苑传青岚来问话。

不多时青岚来见，韦臻问起莫愁的伤势，青岚答道：“回皇上，有皇上赐的良药，典记的伤比昨日又好了许多，行走已不碍事，只是起坐尚有不便。”

韦臻又问：“昨夜可有发寒发热？”

青岚道：“回皇上，昨日太医开了方子预防，服下后典记睡眠饮食一切正常，今日中午皇上赐的御膳也进了不少。”

一一七 欠债

韦臻心喜，满意颌首，正要传谕让莫愁明日便来御书房当值，转念一想，却笑道：“让她好好休养罢，只是等会回去，你带句话给她，说后日朕要在此处接见南闵的于厚德和赵县的温良，她若能来当值便允她旁观。”



青岚也是聪明乖觉的，即道：“皇上放心，奴婢一定将话带到。”

韦臻又道：“你曾在御书房侍候多时，向来谨慎勤勉。她正式当班前，你先带她来了解下书房事务，将各种规矩一一教给她，若她有什么差池，朕可要唯你是问！”

青岚忙道：“奴婢遵旨。”

果然青岚回去和莫愁一说，莫愁想着有热闹可看，即嚷着第二日便要去御书房。青岚道：“你明日白天还是好好休息，到晚上我带你去熟悉一下。”

第二日用过晚膳，莫愁换了品服，青岚即带她去御书房。此时韦臻并不在明心殿内，御书房首领太监康海素来与青岚相熟，听说是皇上有旨，即放二人进去。

御书房分为外殿内殿，韦臻批阅奏折接见大臣都在内殿，内殿后还有一间暖阁，供皇上临时休息之用。青岚以前即在内殿当班，和她一同侍候的还有彤云、丹霞、碧烟，四人轮值。这会进去，内殿只有彤云一人。青岚与她好久不见，分外亲热，闲聊了几句，莫愁却趁机在御书房内乱逛。

莫愁逛了一圈，没找到一本有趣的书，不由大失所望。却听青岚在身后叫她：“典记，御书房里的这些东西可不能乱动，除非皇上有吩咐。”

莫愁转过身：“知道了，又没什么有趣的，这些书，送给我瞧，我也懒得看一眼呢！”

青岚笑笑，话中有话地道：“在御书房当差倒也不难，只要行为规矩，做事细心，尤其要听皇上吩咐，其实还挺清闲的。”莫愁暗自嘀咕，行为规矩？做事细心？听皇上吩咐？不难？确实不难，可这三条自己似乎没有一条能做的让皇上满意的，唉！……

青岚仔细交代各项事务，皇上一般是每日午睡后到御书房来理事，晚膳之前回去，有时晚上也在书房批阅奏折。至于侍女的工作，无非是准备文房四宝，整理案卷，端茶倒水，有了公文送到典谕司等处去……这些事对莫愁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听了一遍，便已了然。

青岚正和莫愁说着话，忽听外面康海高声通报：“皇上驾到！”莫愁并青岚、彤云忙跪下接驾，一阵熟悉的脚步，身穿天青色金地绣龙袍的韦臻已进内殿来，令众人平身，在龙椅上坐了。见到莫愁，韦臻微微笑了笑：“你今日便来了？”

莫愁垂手道：“奴婢今日请青岚姐姐带奴婢见习，明日便可正式到御书房服侍皇上了。”

韦臻笑道：“如此甚好，”转头问了青岚几句，又对莫愁道：“以后你每日下午到御书房当班，若还有不懂的，再让青岚教你。”说罢令青岚退下。

莫愁跟在她后面，想趁机溜走，却被韦臻叫住：“莫愁留下，朕等下有事找你。”

莫愁只得停步，重回到御案前：“皇上还有什么吩咐？”

韦臻笑问道：“你怎不休养了？伤都好了？”

莫愁听韦臻问到伤势，有点难为情地抿抿唇，道：“谢皇上关心，伤已……已好了……，奴婢怕皇上这里缺了人手……”

韦臻暗中欢喜，仍不动声色地道：“那好，等朕批完这几个折子，回乾元宫去，朕有样东西给你看。”

莫愁只得应道“是”，听说要随他回乾元宫，不知今夜吉凶如何，莫愁有点莫名的紧张，心跳不由加快了，手心沁出细细的一层汗。

候了约有一刻钟，韦臻站起来道：“走罢！”莫愁惴惴不安地跟着他步出御书房，韦臻见她走得迟缓，便停下来等她，回身握了她的小手，察觉她手心有汗，笑道：“已是秋凉了，怎地还在冒汗？”莫愁但垂首不言。

夜风习习，一弯新月如钩，遥遥挂在天际。从明心殿到乾元宫，一路上两旁的树梢上点了朱红细纱八角宫灯，灯里的烛火照得满地通明。韦臻牵着莫愁的纤手缓缓走着，那大手传来令人安心的温暖，渐渐令莫愁平静下来。

进了乾元宫正殿，韦臻到御案后坐下，一把将莫愁捞进怀里，拿过御案上的一只紫色香木小盒，递给莫愁：“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小盒子莫愁再熟悉不过，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那串惹了不少麻烦的玉色珍珠，莫愁惊喜道：“皇上把这串珠子要回来了？到底是一国之君，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

韦臻不满地道：“什么叫做要回来？朕是派人化名为富商，花了十万两银子连彩云阁带这串珍珠一起买下来了，帮你收拾了这残局，你说你该怎么谢朕？”

“怎么谢？”莫愁嘟嘟小嘴，“皇上想让奴婢怎么谢？”

韦臻嘴角浮现一抹捉狭笑意，道：“别的也就罢了，这十万两银子是朕自掏的腰包，你总得还朕。”

莫愁倒吸一口气，十万两银子，还真是狮子大开口！也不怕说出话来闪了腰？他明知自己是是个穷鬼，要是有钱怎么会去卖马当珍珠？“皇上，你明明知道奴婢身无长物，一文不名，要奴婢还十万两银子不是为难奴婢么？”莫愁只好耍赖道。



一一八 启蒙

韦臻哈哈一笑，继续逗她：“你不是财大气粗么？能一掷千金买佳人一笑，现在怎么没钱了？”

莫愁听他又拿那日花魁大赛的事取笑，想起当时听蕊雪弹琴唱曲之事，忽然双手一拍，开心地笑起来：“有了！”

“有了？”韦臻面显诧异，她又有什么鬼点子？

“对！”莫愁得意地道，“那天花魁大赛，蕊雪姑娘只唱了一首曲子，就有人肯出两万两银子，皇上若真要奴婢还钱，奴婢也只好去搭个台子，跳上最拿手的一支舞，凭奴婢的舞技，该会有人出五万两银子吧？跳上两次舞，就够还皇上的……”

她话还没说完，韦臻已气得半死，顾不上君王风度，重重地拍了下御案，怒喝道：“混账！不许去！”却见莫愁盈盈含笑，难掩自得，知道她又是故意惹恼自己，韦臻恨得牙痒，为什么每次想逗逗她，都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莫愁看到韦臻生气，也不着急，仍是笑道：“皇上不许奴婢自然就不去了。奴婢就跳给皇上一个人看好么？”

韦臻脸色稍缓：“这还差不多。”

莫愁又道：“那还是一次算五万两银子，两次十万两，便抵了欠债，可行？”

韦臻用力捏住莫愁的下巴：“你算计到朕头上来了？你的意思是，日后朕想看你跳舞，还得先付上五万两银子？”

莫愁被他捏得生痛，说不出话来，只拼命摇头，韦臻狠狠地放手，莫愁喘口气道：“皇上要是喜欢看奴婢跳舞，以后还可以再商量嘛！再说，宫里能歌善舞的那么多，皇上也未必看得上奴婢跳的啊！”

韦臻见她一副胜券在握得意志满的样子，不想再和她斗嘴，将她打横抱起，径直往内殿走去：“你敢胡言乱语来消遣朕，朕要让你知道代价！”太监宫女忙知趣地打起一层层帷帐。莫愁连声轻呼，双脚乱蹬，忽听砰的一声，一只淡紫色的锦面绣鞋已凌空飞起，接着又是一只，一前一后直奔侍候的宫女的头顶，饶是皇帝寝宫的侍女皆训练有素，这“天外飞鞋”亦吓了众人一大跳，闪躲避让间不免一阵小小骚乱，好在还无人敢惊声尖叫。韦臻无暇顾及旁人，干脆将她扛在肩上，疾步走到龙床边，莫愁眼前一花，身下一轻，已是落到了宽大的龙床上，四面层层慢帐如一团团明黄的云彩，轻轻垂下，将她笼罩正中。

莫愁知道今晚又是在劫难逃了，无助地望着韦臻。韦臻驾轻就熟，正要扯下她的衣服，莫愁却死死地拽住了腰带，惊慌地道：“皇上不要！”

莫愁身体不住颤抖，韦臻知她害怕，心头不免得意，笑道：“这下老实了？”

莫愁畏惧地往床里缩了缩，恳求道：“皇上，奴婢知错了，皇上饶了奴婢吧！”

韦臻仍是佯怒道：“你太顽皮，怎么能轻饶，给朕乖乖过来！”

莫愁哪肯？趁韦臻不注意忽跳下龙床，赤足撩起裙摆就想往外跑，刚跑了两步，韦臻大步赶上，一把从后面揽住她的腰，抱起来重新摔回龙床上，却真有点生气地道：“你竟然敢跑？”

莫愁委屈地道：“奴婢的伤还未好，皇上能不能免了让奴婢侍寝的事务？”

韦臻此时已被她勾起火来，哪里忍耐得住，道：“朕在书房问你伤是不是好了，你不是说好了么？”又道：“谁侍寝像你这样？还不来服侍朕宽衣？你好好服侍，朕就免了你方才胡言和违命之罪。”

哪知莫愁干脆起身跪下，叩首道：“奴婢有错，请皇上责罚，只求皇上不要强迫奴婢侍寝。”

“朕强迫你侍寝？”韦臻眉毛一扬，把朕当成了什么人？朕堂堂天子，谁不以侍候朕为荣，朕还屑于强迫？韦臻正要发作，忽想起头几次莫愁侍寝的情景，不是被捆住手脚就是挨了打，似乎确实有强暴之嫌……韦臻按捺住心头不快，疑惑地道，“难道你竟然不愿意朕临幸你？你不快活么？是不是你心里有了别人？”

快活？这不是惩罚么？莫愁艰难地摇了摇头，道：“不是，奴婢愿意服侍皇上，只除了这一样……”略停了停，又道：“皇上能不能开恩换种责罚？”

“啊？”韦臻惊得差点被口水呛死，欲火也消去不少，敢情她认为这是朕对她的责罚？韦臻困惑地道：“朕临幸你，是宠爱你，不是要惩罚你……”

“但是……”莫愁眼中含泪，打断他道：“但是为什么每次皇上都很生气的样子？而且奴婢好痛，好难受……”

韦臻的脑袋发晕，沉默着不知该说什么好。但凡年轻女子出阁或官中选秀，都会有人或是家中的长辈或是宫里的嬷嬷教导这房中之事，但莫愁显然未经过这种教育，现在这副重担竟落在了自己头上！尤其是莫愁作为女子，最重要的第一次的回忆相当不妙，想来她是头回过后就认定这男女欢好只是一种责罚。



韦臻思忖一会，握住莫愁的手，拉她起来在床边坐下，尽量找一个让她理解的说法“偶尔朕会在生气的情况下做这种事，因为这能给男人带来快乐。但更多的是宠爱一名女子时才会这样做，这是朕对宫中女子最大的恩赐和荣耀，因为这是最亲密的人之间才会做的事……”韦臻顿了顿，也不知道这样说她是否明白了？

果然莫愁不解地睁大了黑白分明的眸子，又问：“这是皇上的宠爱？但为什么会这么痛呢？”

韦臻耐下性子解释：“头一两两次有点痛，是每个女子所必经的，以后就好了。而且……”韦臻有点为难，想了想道，“不但不会痛，还会很快乐，很舒服，是人间的极乐之事，你慢慢就明白了。”韦臻忽记起寝宫里还藏了几本春宫图册，但对着莫愁清澈如水的眼眸，又觉得此时拿那种东西给她看，也极为不妥。

“哦，”莫愁似懂非懂，道：“皇上后宫里那些娘娘，都盼着皇上临幸恩宠，她们是觉得很快乐吗？”

“呃”，不知为何，虽然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是天经地义，世人皆知，此时韦臻却不愿和她谈及旁人，更不愿她认为自己是为了寻欢作乐，只含糊地道：“男女之事，是人之大伦，绵延后代必不可少，朕临幸后宫诸位嫔妃，是为了延续皇家子嗣。”

一一九 怀春

韦臻说到这里，忽然心头一凛，难道自己还想和莫愁生儿育女么？她是宿敌越西国的公主，如海深仇怎能轻易忘记？临幸她就罢了，若和她生育子女，岂不是太过荒唐？日后该如何处之？倘若被别有用心的利用，更可能危及江山社稷。一念于此，韦臻熊熊的欲望已冷了大半。

莫愁见他脸色阴晴不定，也不敢做声。过了半晌，韦臻忽转过头来，对莫愁道：“你真的不愿侍寝？”莫愁听他语气严肃，既不似生气，也不似玩笑，心里有点发慌，只极轻地点了点头。韦臻意兴萧索，微微地叹了口气道：“你若真的不愿意，朕也不会勉强你，你穿好衣服，朕让人送你回去。”莫愁忽听他又许自己回去了，不明白他怎么转眼又变得冷淡，虽惊讶也不能多问，找回绣鞋穿上，整理好衣衫，韦臻即传了李公公来，令送莫愁回闭月苑去。